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俄苏意日等国卷

俄苏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9)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苏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9) /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俄苏意日等国卷)

ISBN 7-81029-448-2

I 俄·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375 字数 7 3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全卷 22 本 总定价: 88.00 元

(每本 4.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猴子奇遇记	左琴科 (1)
一个人的遭遇	肖洛霍夫 (11)
一个女人的遭遇	沃罗宁 (52)
永不掉队	冈察尔 (58)
跟儿子会面	艾特玛托夫 (70)
太阳·老人·少女	舒克申 (89)

猴子奇遇记

左琴科

在南方的某个城市里有一座动物园。在这座小小的动物园里，有：一只老虎，两条鳄鱼，三条蛇，一匹斑马，一只鸵鸟和一只猴子，或者，干脆说，是只长尾猴。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小鸟、鱼儿、青蛙和来自动物世界的其他小家伙。

战争初期，当法西斯分子轰炸这座城市时，一枚炸弹正好掉在动物园里。它在那儿爆炸，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使所有的动物都感到惊奇。

三条蛇当即被炸死了，这，可能，也算不了什么重大事件，此外，令人遗憾的是，鸵鸟也被炸死了。

其余的动物安然无恙，正如常言所说，只受了点惊吓。

在所有的动物中，猴子——长尾猴受的惊吓最大，她的笼子被气浪冲翻了。这个笼子从高处跌落下来，它的侧面摔裂了。于是，咱们的猴子从笼子里直掉到动物园的小路上。

她摔到小路上，但并没有像习惯于军事行动的人们那样躺卧不动。相反地，她立刻爬到树上，从那儿跳到围墙上，从围墙蹦到街上，然后，拼命地跑走了。

她跑着，也许还一边思忖着。“喂，既然炸弹扔到了这儿，我在这儿可呆不下去了。”那么，趁着有力气就到城里

大街上去逛逛吧。

她跑遍了全城，来到公路上，又沿着这条公路离开了城市。唉，她毕竟是猴子，不是人。她什么也不懂。在她看来，留在这个城里没什么意思。

她跑呀，跑呀，终于累了，疲乏透顶。她爬到树上，吃了一只苍蝇来加把力。还吃了两条蠕虫。然后，就在她坐着的树枝上睡熟了。

就在这时候，一辆军用汽车正在大路上行驶。司机看到树上的猴子，非常惊奇。他悄悄地走近她，用自己的大衣把她蒙上，带到自己车上去了。他寻思道：

“我不如把她送给我的什么熟人，总比让她在这儿饿死、冻死、或受其他折磨而死强得多。”于是，他就和猴子一起上路了。

他们来到了鲍里索夫城。司机办公事去了。他把长尾猴留在汽车里，并嘱咐她说：

“可爱的朋友，在这儿等着我，我就回来。”

但咱们的长尾猴没有等候他。她从一个打碎了玻璃的窗洞爬了出来，上街蹒跚去了。

就这样，她像个可爱的小家伙，在街上蹒跚，走来走去，翘着她的尾巴。人们，当然十分惊奇，想抓住她。但是抓住她可不那么容易。她灵活、机敏、四条腿跑得飞快。因此，人们只白白地东奔西跑，没有能抓住她，但把她折腾得够呛。

猴子被折腾得疲惫不堪，当然，很想吃东西。

可在城里她能上哪儿找吃的去呢？街上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她又不能拖着自己那条尾巴进餐厅或进合作社商店里

去。更何况，她身无分文，又没有大减价的地方。粮食供应证她也没有。真是糟糕透顶！

最后，她还是走进了一家合作社商店。她觉察到，那儿总还有点什么，那儿向居民出售蔬菜：胡萝卜、油菜和黄瓜。

她跳进了这个商店，一看：排着长长的队伍。不，她可不想排队。她也没有去推开人群挤到柜台前面去。她直接从顾客们的头上跑到了女售货员跟前。她跳上柜台，也根本没问胡萝卜多少钱一公斤。正如常言所说，她就成了那么一个……她从商店里跑出来，对自己的“采购”颇为满意。唉，她毕竟是猴子嘛。她什么也不明白。她不知道排到最后得不到食品是什么滋味。

当然，商店里发生了骚动，吵吵嚷嚷，一阵惊慌。人们大喊大叫。正在称油菜的女售货员受到这突然袭击，说真的，差点儿没晕过去。事实上，如果从普通的、正常的顾客旁边忽然跳出那么一个毛茸茸的带尾巴的怪物，可真能把人吓坏的。而且，还没有付钱。

人们急忙奔到街上去抓猴子。而猴子却一边跑一边啃着、嚼着胡萝卜。她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瞧，男孩们跑在最前头。他们后面是成年人。跑在最后边的是个警察，还一边吹着他的警笛。

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了一条狗，也跟着追逐咱们的猴子。这狗不仅狺狺狂吠，而且简直指望用自己的牙齿咬住猴子。

咱们的猴子跑得更快了。她一边跑，也许还一边想：“嘿，看来，真不该离开动物园。在笼子里平静得多。一有

可能我一定回到动物园里去。”

于是，她使劲奔跑，但那条狗也不落后，眼看着就在咬住她了。

这时候，咱们的猴子跳上了一道围墙。那条狗往上一蹦，指望能咬住猴子，哪怕能咬住一条腿也好，可猴子用胡萝卜猛地揍了一下狗的鼻子。她揍得很厉害，狗尖声叫起来，带着被揍破的鼻子逃回家去了。也许，狗在想：“不，公民们，我不如在家安静地躺着，比给你们抓猴子和吃这些苦头好得多。”

简而言之，狗逃走了。而咱们的猴子跳进了一个院子。

这时，一个半大的男孩正在院子里劈柴，他叫阿廖沙·波波夫。

瞧，他正劈着柴，忽然看见猴子。他很喜欢猴子。他一生都幻想着自己身边能有像这么样的一只猴子。现在，瞧——自己送上门来了！

阿廖沙脱掉上衣，蒙住了躲到房角梯子上去的猴子。

男孩把她带回家去了。喂饱了她，给她喝了茶。猴子很满意。但有点美中不足，因为阿廖沙的奶奶立刻就表示出很厌恶她。奶奶呵斥她，甚至想揍她的脚掌。这都因为他喝茶时，奶奶刚把自己咬过的糖块放在碟子边上，猴子便抓起奶奶的那块糖，塞进自己嘴里。唉，猴子毕竟不是人。人，如果要拿什么，也不会让奶奶看见。而这一位，干脆当着奶奶的面干。这当然使奶奶几乎气出了眼泪。

奶奶说道：

“一般说，家里住着这么个令人讨厌的带尾巴的蛮猴时，她那没人味的模样儿会吓着我。她会在黑暗中跳到我身上

来。她还会吃我的糖果。不，我决不和猴子住在一个家里。我们俩中间的一个应该呆在动物园里。难道一定该我搬到动物园去吗？不，还是让她呆到那儿去。我要继续住在我自己的家里。”

阿廖沙对奶奶说：

“不，奶奶，您不必搬到动物园去。我向您保证，长尾猴再也不会吃您的任何东西，我要像教育人那样教育她。我要教会她用匙子吃东西，用杯子喝茶。至于说到跳跳蹦蹦，我可没法禁止她爬到天花板上的吊灯上去。当然从那儿她可能跳到您头上去。但是，主要的是，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您别害怕。因为她最多也不过是一只非洲习惯了跳跳蹦蹦、但不会伤人的猴子。”

第二天，阿廖沙上学去了。他请求自己的奶奶照管猴子。但奶奶不想看管她。奶奶想：“瞧，我还得照看各种各样的怪物？！”这样的想着，奶奶便存心在沙发椅上睡着了。

这时，咱们的猴子从开着的通风窗爬到街上去了。她沿着朝阳的一边走去。没人知道，也许她想蹑蹑蹑蹑，但，也可能，决定到商店里去看看，在那边为自己买点什么，不是花钱买而是就那么地……

这时，街上正有个老头儿走过。这是残废人加弗里勒奇。他是上澡堂去。他手里提着一个小筐，里面放着肥皂和内衣。

他看到了猴子，起初，他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这会是只猴子。他想，这也许只是自己的错觉，因为他刚喝完一大杯啤酒。

于是，他惊奇地望着猴子，猴子也向他望着。可能她在

想：“这说不定是个手提篮子的动物标本？”

最后，加弗里勒奇明白了，这真是一只猴子，而不是他想象出来的。于是，他琢磨着：“让我逮住她。明天带到市场去，在那儿卖它一百卢布。用这些钱立刻可以喝上十杯啤酒。”加弗里勒奇想好了这个主意就动手捉猴子，一边嘴里念着：“咪呜，咪呜，咪呜……上这儿来。”

当然，他知道，这不是猫，但他不懂得该用什么语言和猴子说话。只在后来，他才明白，猴子在动物世界里是高级生物。这时，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块糖给猴子看，并俯身对她说：

“美人儿——长尾猴，您不想吃块糖吗？”

猴子说：“好吧，我愿意……”其实，她本来什么也没说，因为她不会说话。但她干脆走过去，抓着这块糖就吃起来。

加弗里勒奇把猴子捉住，放进自己的筐子，筐子里又暖和，又舒适。咱们的长尾猴没有从那儿跳出来。可能她想：“让这个老傻瓜把我放在自己筐子里拎着吧。这倒挺有趣。”

起初，加弗里勒奇想把猴子带回家去。但后来他不想回家去了，就和猴子一起去澡堂。他想：“这样更妙。我和她一起去澡堂。我在那儿给她洗了澡。她会变得干干净净、更令人喜爱。我给她脖子上系个蝴蝶结。市场上会给我更高的价钱来买她的。”

于是，他带着自己的长尾猴来到了澡堂。他开始和她一起洗澡。

澡堂里很暖和，很热——简直像在非洲一样。咱们的长尾猴对这样暖和的环境非常满意，但并非事事称心。加弗里

勒奇用肥皂擦洗她，肥皂沫掉到她嘴里去了。是的，这不好吃，但好在没擦那么多，还没弄到使她喊叫、抓挠或拒绝洗澡的地步。总之，咱们的长尾猴开始吐唾沫。但这时肥皂沫掉到了她眼睛里。这下长尾猴完全发狂了。她咬了一下加弗里勒奇的手指头，从他的手中挣脱出来，拼命地从澡堂跑了出来。

她跑进人们脱衣服的房间。在那儿她把大家吓坏了，因为没有认出这是只猴子。人们只看见跳出一个圆圆的、白白的、带泡沫的东西。她开始扑向长沙发，然后扑到炉子上，从炉子到箱子上，从箱子到某人的脑袋瓜上，又再到箱子上。

有些神经质的顾客叫喊起来并逃出澡堂。猴子也跑了出来。沿着楼梯跑下去。

那是楼下带小窗口的收款处。猴子跳进这个小窗口，她认为，在这里边能安静些，主要的，不会有这番瞎忙和拥挤。但是，收款处里坐着一位胖胖的女出纳员，她“啊”地一声尖叫，从收款处逃出来，喊道：

“救命！好像有枚炸弹掉在我收款的屋子里了。请给我点镇静剂！”

咱们的长尾猴对这些叫喊厌烦透了。她跳出收款处，跑到街上去了。

瞧，她在街上跑，浑身湿淋淋的，满是肥皂沫，人们又在她后边跟着跑。男孩们在最前头。他们后面是成年人。成年人后边是警察，警察后边是我们的早已上了年纪的老加弗里勒奇。他衣衫零乱，手里提着鞭子。

但这时又忽然蹦出了一条狗，就是昨天那条追逐过她

的狗。

看到狗，咱们的猴子思忖道：“唉，公民们，这下我可彻底完蛋了。”

可是，这一次，狗没有来追她，狗只对奔跑的猴子望了一眼，感到鼻子还痛得厉害，没有再跑上来，甚至转身而去。也许，狗想到：“要去追猴子们的话——有多少鼻子也不够。”不过，狗虽转身去了，但仍狂吠不止。好像在说：“跑吧，但别忘了我在这儿！”

这时候，我们的男孩阿廖沙·波波夫从学校回来，在家里找不到自己心爱的猴子，他非常伤心，甚至眼泪汪汪的。他想，如今无论如何再也见不到自己可爱的、受宠的猴子了。

于是，因为寂寞和忧愁，他走到街上来了。他在街上走着，闷闷不乐。忽然他看见——人们在跑着。不过，起初他没想到人们是在追他的猴子。他以为，人们奔跑是由于空袭警报。但现在他看见了自己的猴子，她全身湿透，带着肥皂沫。他急忙跑上前，用手抓住她，把她抱到胸前，再也不给任何人了。

奔跑的人们立即停下来围住了男孩。

但从人群里，我们的早已上了年纪的老加弗里勒奇走了出来。他把被咬的手指给人们看，说道：

“公民们，别让这小伙子抱走我的猴子，明天我要到市场上去卖了她。这是我私人的猴子，她咬了我的手指。请大家瞧瞧我这个发肿的手指头。这证明，我说的是真话。”

男孩阿廖沙·波波夫说。

“不，这只猴子不是他的，这是我的猴子。瞧她多乐意

让我抱着她。这也证明，我说的是真话。”

这时从人群里又走出来另一个人——就是那位司机。是他把猴子放在汽车上运来的。他说：

“不对，这猴子不是你的，也不是你的。这是我的长尾猴，是我把她运来的。可我要回自己的部队去了。因此，我要把猴子送给爱护地抱着她的人，而不给为了自己喝一通，要把她在市场上无情地卖掉的人。猴子归男孩所有。”

这时，人们都鼓了掌。于是，阿廖沙·波波夫幸福得容光焕发，把猴子抱得更紧，洋洋得意地把她带回家去了。

加弗里勒奇带着自己那被咬伤的手指回澡堂去洗完他的澡。

从那时起，猴子就和男孩阿廖沙·波波夫住在一起。她现在还住在那儿。不久前，我去鲍里索夫城。我专程绕到阿廖沙家，去看看猴子在那儿生活得怎么样。啊，她生活得很好。她不再乱跑了，变得非常听话，用手绢擦鼻子，也不拿别人的糖果。因此，奶奶如今非常满意，不生她的气了，而且已经不再想搬到动物园去。

我走进阿廖沙的房间时，猴子正坐在桌子旁边。她很神气地坐着，就像电影院里的女售票员，用茶匙喝着米粥。

阿廖沙对我说：

“我像对人那样教育她，现在，所有的儿童，甚至有些成年人都可以学习她的榜样。”

(薛君智 译)

[简 评]

左琴科(1895——1958)是前苏联著名讽刺小说家。出身于画家家庭。1913年入彼得堡大学攻读法律。1921年开始发表作品,同年参加著名的彼得堡“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他的第一部幽默故事集《蓝肚皮先生纳扎尔·伊里奇的故事》(1922年)以及随后的许多中短篇讽刺小说《贵妇人》、《狗鼻子》、《产品质量》、《再度青春》、《蓝书》、《克伦斯基》等,描写革命后社会生活中遗留的旧痕迹和种种陈规陋习,嘲笑了自私、落后、官僚主义等现象。高尔基曾高度赞扬他的幽默讽刺作品,认为它们的“独特风格和‘社会教育价值’都是无须争议的”。

但是,左琴科的创作道路坎坷不平。从194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开始,他的作品受到批评。在1946年,《猴子奇遇记》招致了更猛烈的批判。被指责为攻击苏维埃社会。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领导人日丹诺夫在有关报告中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式的点名批评。此后,左琴科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五十年代,他不再写作,只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和左琴科的许多作品一样,《猴子奇遇记》不过是一篇幽默讽刺小说,借一只猴子的目光和经历折射出现实生活中某些消极的阴暗现象,它竟然会给作家本人带来如此大的灾难,这在今天看来是难以理解的。这篇小说所发生的一切,很是令人深思。左琴科的错案后来得到了纠正。

一个人的遭遇

肖洛霍夫

献给 1903 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叶夫盖尼雅·格里高利耶夫娜·列维茨卡雅

在顿河上游，战后的第一个春天显得特别爽朗，特别蓬勃。三月底，从亚速海一带吹来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两天两夜，就把顿河左岸的沙滩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草原上积雪的谷地和宽涧也膨胀起来，小河凿开冰面，汹涌奔流，这样一来，道路就简直无法通行。

在这交通阻塞的倒霉的日子里，我正巧要到布康诺夫镇去一下。距离不能算远，总共才六十公里光景，但是要走完这段路，可并不太简单。我跟一个同志在日出以前出发。一对喂得饱饱的马，紧紧地套上挽索，勉强拖着一辆沉重的马车。车轮陷在混和着冰雪的湿漉漉的砂地里，一直陷到轮毂。一小时以后，在马的腰部和大腿上，在后鞅的细皮带下，已经密密地出现了一圈圈白色的汗花，同时在早晨新鲜的空气里，强烈而醉人地散发着马汗和暖烘烘的柏油的味儿，——马具上涂过大量的柏油。

碰到马特别难走的地方，我们就下车步行。浸水的雪在靴子底下发出吱咕吱咕的声音，走起来很吃力；道路的两旁

还结着薄冰，被阳光照得像水晶一样闪闪发亮，那里就更加难走。走了六小时光景，才走了三十公里，来到叶蓝卡河的渡口。

这条河并不大，在莫霍夫斯基村前面，夏天里有几处常常干涸，如今在那赤杨丛生的河滨的沼地上，河水泛滥了整整有一公里宽。在渡河就得乘一种不稳的平底小船，这种船载重不能超过三人。我们把马打发回去。在对岸集体农庄的板棚子里，有一辆饱经风霜的老爷吉普车在等着我们，这还是冬天留在那边的。我跟司机两人提心吊胆地跳上破旧的小船。那位同志和行李就留在岸上。船一解缆，在腐朽的船底里，水就像喷泉一样从好几个地方喷出来。我们用手头的一些东西堵上漏洞，一路上舀着船底的水。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来到叶蓝卡河的对岸。司机从村庄里放出车子，又走到船旁，拿起桨说，

“这个该死的木盆要是在水里不垮台，大约过两个钟头可以回来，不会再早啦。”

村庄远在一边，埠头附近一片寂静。这种冷清的光景，只有在深秋和初春人烟稀少的地方才有。河里飘来潮湿的水气，还送来腐烂的赤杨树的苦涩味儿，而从那迷失在紫色雾霭中的遥远的霍皮奥尔河草原那边，微风送来了刚从积雪底下解放出来的土地的永远新鲜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

附近的河滩上，横着一片倒下的篱笆。我在篱笆上坐下来，很想抽支烟，可是，伸手到棉袄的右边口袋里一摸，才发现那包白海牌纸烟已经湿透，真是懊恼极了。在渡河的时候，波浪打低沉的船舷上泛进来，混浊的河水一直漫到我的腰部。那时我可没工夫想到纸烟，我得抛下桨，尽快地把水

舀出去，使小船不至于沉没。现在却深深地后悔自己的疏忽。我小心翼翼地掏出那包泡过水的烟，蹲下身子，把潮湿变黄的烟卷一支支摊在篱笆上。

已经是中午了。太阳照得像五月里一样热。我希望纸烟快些晒干。太阳照得那么热，我简直后悔不该穿士兵的棉袄件出来。这是开春以来真正暖和的第一天。就这样独个儿坐在篱笆上，完全置身在寂静和孤独中，并且摘下头上那顶旧的军用暖帽，让微风吹干因为用力划船而被汗水湿透的头发，茫然地凝视着那飘翔在浅蓝色天空中的朵朵白云，真是惬意极了。

一会儿，我看见有个男人，从村庄尽头的房子后面走来。他手里拉着一个很小的男孩子，照身材看来大概五六岁，不会再多。他们吃力地朝埠头蹒跚走着，到汽车旁边，转身向我走来。这是一个背有点驼的高个子，走到我面前，嗓子低沉地说：

“你好，老兄！”

“你好！”我握了握那只向我伸来的又大又硬的手。

他向孩子弯下身去说。

“向伯伯问好，乖儿子。你瞧，他跟你爸爸一样，是个司机。只不过咱们开的是大卡车，他开的可是这种小车子。”

那孩子用一双天空一样清澈的蓝眼睛朝我望望，露出一丝笑意，大胆地伸给我一只嫩红的冰凉小手，。我轻轻地握了握它，问：

“你这个老头儿，手怎么这样冷啊？天气这么暖和，可你却冻坏啦？”

小家伙显出天真动人的信任神气，靠在我的膝盖上，惊